

二十
世纪

全球文学经典珍藏

钟敬文 启 功 主编

二十世纪

中国短篇小说
经典

刘 勇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SHIJI QUANQIU WENXUE JINGDIAN ZHENCANG



钟敬文 启 功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组编



二十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



中国短篇小说经典

刘 勇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刘勇主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组编.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20 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丛书/钟敬文,启功主编)
ISBN 7-303-03003-4

I. 2… II. ①刘… ②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20 世纪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4049 号

20 世纪中国短篇小说经典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出版人:赖德胜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20.25 字数:544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 000 册 定价:36.50 元

致作者、译者

尊敬的作者、译者：

为了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百年世界范围内文学创作的成果，给我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文学爱好者、广大青年提供一套可资借鉴和学习的重要参考书，经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教育部批准，特决定出版一套《20 世纪全球文学经典珍藏》丛书。该丛书共 17 册，约 1000 万字。由于时间紧迫，我们虽经广泛联系，在中国作家协会有关部门、丛书主编和广大作者、译者的支持下已与该丛书中约 98% 的作者、译者取得了联系，但由于有的作者、译者出国、搬迁等原因，有一部分作者、译者仍然无法取得联系。为了充分尊重作者、译者的权利，望未联系上的部分作者、译者见书后与本社文科编辑室马朝阳先生联系，我社将付作者、译者样书及薄酬。

联系地址：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科编辑室
邮政编码：100875

最后再次感谢广大作者、译者对我社的支持和厚爱。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序 言

刘 勇

中国现代小说的正式起步以 1918 年 5 月《新青年》杂志第 4 卷第 5 号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为标志，它是与 20 世纪中国文学同步发展的。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百年的历史进程，最醒目、最坚实地伴随着中国现代小说兴起、发展、深化的艰实而辉煌的脚步。

在此，首先要特别强调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巨大成就是从短篇小说发端的。不仅如此，短篇小说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小说乃至在整个 20 世纪中国文学之中，都具有着显著而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对整个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特点作一简要回顾。

20 世纪中国小说按照通常的概念，是由中国现代小说与当代小说两个大的历史段落组成的。这两个历史段落的划分，本身就显示着 20 世纪中国小说的重要特征。

中国现代小说是在与传统旧文学的深深“断裂”和与外国文学的猛烈“碰撞”中诞生的。因此，中国现代小说的出现不仅仅体现出它在文学或文体等方面的价值，更显示出一种文化的意义。就是说，中国现代小说的首要价值定位是在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品格中。中国小说的渊源悠深，明清以来更是出现了众多的白话小说，

然而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以鲁迅的白话小说为标志，中国现代小说以全新的思想内涵和前所未有的表现形式，掀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中国现代小说自觉担负了展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反映现代国人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重任。然而，中国现代小说虽然是全新的、独创性的，却并不意味着它是孤立的。恰恰相反，它的发展充分得益于纵横多向的继续与吸取。鲁迅那一代人是得天独厚的，他们读过经又留过洋，这样两者兼得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他们有着厚重的国学根底，对中国历史有着深切的理解。中国传统小说的思想精华与多种艺术技法在现代小说中有一种无形而深刻的承传；本世纪初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各种外国文学的理论观点、创作思潮和艺术流派，都广泛地被中国现代小说所吸取、融解和消化。最具民族个性的现代小说之父鲁迅在谈及自己“怎样做起小说来”时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这决不是自谦之词，而是真实地反映一代文化巨子广博的胸襟，敏锐的眼光和现代性的知识结构。的确，在鲁迅的第一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里，既有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作品的启示和影响，又有来自不同侧面的生活原型，还有作者早年学医的专业知识，当然其中更有作者所背负的沉重的历史重压以及力图超越这种重压的现代人的炽热理想，最终又经过鲁迅“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高度典型化过程，不朽的“狂人”终于站在中国现代文学及现代小说的起跑线上。这种广为接纳多种素养进而构成自己的独特价值，正是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意识的深刻体现，此其一。

其二，时代历史所赋予中国现代小说的特殊使命，使之出现了一批世纪性的大家与名作，并在整体上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中国现代小说虽然短短30年的创作历程，但大家蜂涌，名作四起，还出现了一批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创作流派。其中，短篇小说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鲁迅和郁达夫，长篇小说有茅盾、巴金、老舍诸位大家，为人生写实派的小说代表叶圣陶、许地

山、王统照，乡土小说的代表沈从文、王鲁彦等，幽默讽刺的小说作家沙汀、张天翼、钱钟书，风采多姿的女作家冰心、萧红、丁玲、张爱玲，现代主义新感觉派的小说作家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七月”派的小说作家路翎、丘东平，通俗小说大师张恨水，“大河小说”的探索者李劫人，各具特点的左翼小说家蒋光赤、柔石、叶紫，解放区民族化的小说家代表赵树理、孙犁，等等。3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如此众多的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深深印迹乃至蜚声世界文坛的作家作品，我们只能说这是时代历史对中国现代小说的特别赐予。中国现代小说在整体上形成了自己的根本特质，这就是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艺术境界的不懈追寻。这种特质使中国现代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

其三，中国现代小说的意义还不仅限于其自身的价值，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鲁迅作为一个世纪伟人，他巨大的文化影响和文学影响对当代不同时期作家的成长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他的人格魅力、精神风范，他倾注在小说里的愤懑、热忱以及那种无可比拟的圆熟老到的笔法，是许多当代作家心中无形的标尺。事实证明，鲁迅对当代作家、当代国人的影响无疑将是超越世纪的。中国现代小说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中国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以及对国人精神状态的无情剖析，都自然地传承到当代小说的流脉里。在许多当代小说的人物形象身上，人们非常熟悉地看到了阿 Q 的影子，甚至在 90 年代新生代作家的小说中也能体味出当代郁达夫作品中那些焦虑而无奈的“零余者”形象的意味。鲁迅作为 20 世纪中国新小说的源头，他的小说创作虽然主要都是短篇，但是他以一种深刻和敏锐，抓住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一个是农民的遭遇和命运，另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前途，再一个是妇女解放的程度和意义。鲁迅小说中的这几类人物形象及他们的性格和命运，在最深的程度和最大的限度上揭示了中国社会从近代以来在反封建思想革命进程中的带有方向性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在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中，特别是在又一个

新旧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鲁迅开启的这三个问题，依然是那么沉重，那么复杂，那么具有感染力、诱惑力和穿透力。贾平凹、陈忠实、莫言、张炜等作家对农民命运的真切和深情的关注，使他们的作品毫无疑问的在当代文坛占有重要地位。莫言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特别写出了对农村、农民及中国人最根本的生存条件和生存方式的思考。以此为代表使人强烈地感觉到，不了解、不懂得和不关注农民命运的作家，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作家的一种深深的缺憾。同样，在王蒙、张贤亮、陆文夫等作家笔下，对知识分子性格和命运的描写，也始终让人感觉到，他们是对鲁迅作品一个重要命题的不断的探索和回答。至于当代文坛一浪高于一浪的女性文学热潮，更是对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一代作家对妇女命运沉重思考的不断承接和延续。

此外，现代新感觉派小说特有的象征、意识流等手法，许多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所显示的散文化、诗意化和抒情化等倾向，现代创作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相交汇等现象，都对当代小说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至于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市民及通俗小说、讽刺幽默小说等，从现代到当代本来就是连为一体的，一直是在相互的关联中延续发展的。

总之，中国现代小说是一个全新的创造与开端，同时又是一种复杂的继承与吸取，还更是一种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在总体回顾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基本特征之后，需要具体强调的个体作家首先就是鲁迅。鲁迅小说对于整个中国20世纪小说的兴起和发展，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极其特殊的意义。而这个作用和意义首先就体现在他所创作的小说都是短篇。对于这个问题，多少年来有过多少说法，其中不乏鲁迅创作不了长篇小说只能创作短篇小说云云。的确，鲁迅没有创作出长篇小说，但他最出色的成就恰恰就在于他把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推向了极致。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但他一出现就是高峰，他一出现就把现代短篇小说推向了成熟的境地。鲁迅作品作为现代短篇小说高峰

的标志，尤其体现在个人风格的鲜明和成熟上。你说鲁迅小说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都是。也都不是。这种难以概括的风格，恰恰是一代大家的典型风范。我在本卷仅有的两篇鲁迅短篇小说中特意挑选了《肥皂》，这是一篇很心理、很现代、很象征、很弗洛伊德的作品，在很短的篇幅里，鲁迅把一个封建卫道士和他的太太那种潜藏在内心很深很深地方的与性意识相关的无意识趋向巧妙而无情的抖露出来，让这些原本在社会上看似那么体面的人一下子变得那么粗俗、卑琐、下流、无耻，还那么可怜。其实，鲁迅在心理描写、无意识描写、性意识描写等方面是很老道，很圆润，很深刻的。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明天》曾引起了一场有关性意识和无意识的论战。施蛰存 1940 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鲁迅的〈明天〉》，采用心理批评的方法，逐段引出鲁迅小说原文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强调要分析出《明天》的“言外之意”。施蛰存认为：“在这篇小说里，作者描写了单四嫂子的两种欲望：母爱和性爱。母爱是浮在单四嫂子的上意识上的，所以作者描写得明白，性爱是伏在单四嫂子的下意识里的，所以作者描写得隐约。……假如作者是一个浪漫派的小说家，他多半会给单四嫂子的性爱这方面得到一个成功。也许她再醮给阿五或别的人了。然而作者毕竟没有写下去，让单四嫂子的性爱的欲望在全篇中透露一下，立刻就隐下去，不再奔放出来，让她的第三个‘明天’使读者去猜想，给她留一个希望，而事实的描写却嘎然而止，这就是作者的写实方法。”施蛰存的论点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在单四嫂子的悲哀寂寞中，在她的失望和希望里，具有性的压抑和苦闷，性的悲哀。施蛰存的论据是：第一，单四嫂子孤独苦闷的时候，尽管很注意地照顾她的宝儿，但仍然注意到了隔壁咸亨酒店里老拱们的声音；第二，在宝儿死后，单四嫂子思念儿子时联系到了丈夫。丈夫也是她的一个生活力。丈夫如果还活着，即使宝儿死了，也不会使她感到孤寂的。然而丈夫也早已死了，作者为什么还要使单四嫂子想到一下？这表明了在她的下意识中潜藏着一种性爱的欲望；

第三，阿五“想”单四嫂子，这是作品中明明白白写出来的。那么单四嫂子呢？她的心中未必就没有一个阿五在。否则，为什么当阿五从单四嫂子手中抱去孩子时，“单四嫂子便觉得乳房上发了一条热，刹时间直热到脸上和耳根”呢？而且后来又因宝儿联想到丈夫？施蛰存论证这一点时很小心地补上一句：“作者笔下的阿五（也即单四嫂子心中的阿五）也并不是阿五这个酒鬼。而是借他来代表另一般使单四嫂子生活下去的力量的。这一股力量就是性爱。单四嫂子也许抵抗得了阿五的诱惑，但未必抵抗得了阿五所代表的那种性爱的欲望。”施蛰存是想说，单四嫂子心中确有一个阿五，但不是现实中的那个酒鬼，而是一个象征，一个幻影，单四嫂子从阿五那里感受到了性爱的力量。

施文发表后，先后出现多篇文章对其进行驳斥。人们纷纷指责施文曲解了鲁迅的作品，说阿五之类属于惯用伎俩的“浪子”“酒徒”。阿五之辈，时时刻刻都在找机会，想把这乡下美人搂在自己怀里。可是我们不能“酒徒”“浪子”愿意搂谁，谁也一定愿意被他们搂。许多人也用心理分析反论：至于单四嫂子的“发热”，正是说明“在宗法封建社会里，寡妇遇见‘酒徒’‘浪子’的调戏一种羞辱心的表现，假设单四嫂子心里真有个阿五在，或者不致热到脸上和耳根呢！”认为阿五的动作“不过是流氓行为，借故揩油而已”，而单四嫂子的“发热”，正是“还有些古风”的社会里的寡妇所有的性格，没有任何隐藏的心理。认为施的结论如果对一个都市的现代女性来说，也许是有点意思，但《明天》里写的却是“还有些古风”的僻静小镇，是代表着古中国、旧社会的小镇，这里的女性是在“三从四德”的教育底下生长起来的，是在“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的颂歌底下生活着的。因此，“单四嫂子并没有分出任何精力来分担施先生所谓潜伏着的‘性爱’的”。就连陈西滢也撰写长篇论文全面驳斥施蛰存，认定《明天》“只是很简单的一个人生小悲剧”，没有任何性爱情节。至于单四嫂子为何发热，陈西滢反问施蛰存：“世间哪一个年轻女子，在一个男人摸了一把她的乳

房时，会脸上不发热？”

直到 1941 年底，施蛰存才发表答辩文章，着重强调了几点：首先，从作品中可以看出的作者所暗示给我们的是：“单四嫂子的下意识中未始没有阿五在。这个意思，可以反过来说，单四嫂子的上意识中并不有阿五在。……单四嫂子下意识中的阿五，只是一个‘象征’而已。我对于一切关于单四嫂子及阿五两人之间的描写的看法，都是从这个意见出发的”。施蛰存的这个解释是极为重要的，他再次区别了上下意识即意识和无意识的不同状况。而所有对施文批驳的文章的立足点，都是建立在单四嫂子上意识似乎已经存在了阿五的事实基础上的。施文所说的恰恰是下意识里的问题。所以施蛰存又明确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强调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事实上容许不容许我有这样的解释（即容许不容许心理分析？）我觉得这并不是不可能的”。第三，施蛰存认为，单四嫂子的“发热”，“当这个事实成为一个作家笔下的描写之一部分时，它必然应该是有一点意义的”，而不会只是一般事实的记录。施蛰存最后再次强调：“我仅仅从作者的描写部分中指示出（也许是假定）有性心理分析的迹象。当然，我知道作者鲁迅先生在文艺上并不是一个弗洛伊德派，但是谁能说他一点不受影响？鲁迅先生作小说的时候，正是霭里斯和弗洛伊德在中国时髦的时候”。施蛰存对自己的心理分析进一步说：“这不是一个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一个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施蛰存是对的。心理批评是可以进行的。就拿《明天》来说，单四嫂子这样一个长期被生活压抑着的年轻寡妇，在她的潜意识中具有一种性的苦闷和渴求，并不是决无可能的事，而且越是灾难深重，越是孤寂无援，这种潜意识越不是不可能存在。阿五之类，实际上只是起到一种呼唤这种潜意识的作用，而决不是单四嫂子就真的喜欢阿五。这不是不符合生活逻辑的事，更不是可怕的事。再说鲁迅是不是像驳斥施蛰存的那些人说的那样，完全不可能注意到这方面的内容呢？恐怕也不能这么说。鲁迅对性的压抑和苦闷是有深切体验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当

然，也应该指出，施蛰存是擅长写心理不说的，他很大程度上是用自己创作心理小说的体验来感受《明天》，来揣摩鲁迅的创作意图和手法的，这其中有些偏差也是可能的。但无论怎么说，施蛰存打开了对鲁迅这篇小说的理解空间，他以心理批评方法丰富了这一作品的内涵。文学作品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开放程度和容纳性，它不期待统一的论断，它期待读者通过它去认识更多的生活。这正是《明天》的魅力所在，这也正是鲁迅小说思想蕴涵深刻、复杂、宏阔的体现。

从这些可以看出，鲁迅决不是一个往往被人们描绘为只是白描式的现实主义作家。人们喜欢说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的清醒至少在于他清楚地看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表现方式上不仅仅是客观写实，而应该是多样化的，包括调动各种艺术手法对人们主观精神层面的开掘和揭示。

鲁迅小说的价值无需更多地从他本人的创作去说明，从鲁迅小说的影响或许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它的价值和意义。

萧红是深受鲁迅影响的作家之一。萧红创作的特点有一次被萧军在醉酒时说得非常清楚：无非是信手写来，如实地记录些琐碎生活和内心体验罢了。当然，对于萧军的这种评价，萧红始终是不予认同的。在萧红看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萧军的所谓现实主义创作理论和手法，那么不仅是她萧红本人，而且连鲁迅、契可夫等人的创作也是不合规范的，而恰恰是这些打破规范的人成了世界一流的作家。在这里，一方面显示了萧红对鲁迅等人创作风格的仰慕和追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短篇小说创作的某些重要特质：短篇小说就是那么随意，那么琐碎，那么贴近生活本身，那么切入内心体验的深处，而且还那么易于富有整体的象征意蕴。萧红自己的小说不正是这样的吗？看看她那篇最后的小说——短篇《小城三月》是怎么感动人的——首先是怎么感动她自己的。

《小城三月》讲述了一个悲感动人的爱情故事，堪称萧红的绝笔。这篇短短的小说，谁读了都难以放下，它的内涵太丰厚了，它

的想像空间太广阔了，它的笔力太具穿透性了。小说主人公翠姨的爱情悲剧远远超过了爱情本身，她还没有来得及述说自己的爱就远离了爱，远离了人世而去。给人印象深刻、强烈而又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翠姨坟头上的草长得那么快，那么青。这笔描写之中蕴涵着独特的象征意味。萧红自己说过这样的话：“人，是能忍受着屈辱的。我从小就不想受屈。可是我这一生，总是在别人的屋檐下”。一部文学作品的思想主题和情感意蕴，一个作家执著的表现和追求的某种东西，说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由两种情形所造成的，其一，是过多地接触到它，感受到它，领悟到它；其二，则是很少感触到它，或者根本就没有得到过它。拿爱这种东西来讲，冰心属于第一种情形。冰心的一生自降临世界之始，就一直生活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始终拥有最丰足、最完满的爱，因此她也以将最宽厚、最博大的爱奉还给他人和社会为天职。冰心虽然是以“问题小说”而名震文坛，及至晚年她依然密切关注着社会的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但她整个的文学创作始终没有脱离过两个内在的质点：一是对爱的竭力颂扬，二是对人生根本价值的不懈追寻。所以人们说冰心一生的创作实际上只写了一个字，这就是“爱”。

与之相反的是萧红。萧红的一生很少感受到真正的爱，尽管在她短短的生命旅途中遭遇过几次与爱相关的事情。人们都知道萧红在遇到萧军之前是苦难深重的，但更多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二萧爱情的悲苦。性格差别，情趣不同，追求各异等等，这些相对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萧红自己说，命运的力量使我和萧军结合，而思想的力量又让我们分手。思想的分歧就是心灵的距离，这是最深刻、最痛苦、最难弥合的分歧。萧军当着朋友的面，背着萧红（实际上萧红听见了）说，没有我，哪有萧红的今天！萧军不知道他这话对萧红的心伤得有多重，他更不知道这种以恩人自居的傲慢姿态所造成的情感裂痕有多深。萧红一生都有寄人篱下的伤痛屈辱之感，而她从小就不想受屈，她一生都渴求着成为一只自由自在高高飞翔的鸟。但终究飞不起来，多少次了，包括爱情在内，刚刚起飞，就跌

落下来。当今女诗人王小妮写了一本有关萧红传记的书，书名取得真好，叫《人鸟低飞》。女诗人是真懂萧红的，她准确抓住了萧红不甘屈从、不愿平庸而始终不得如愿的怨恨心理。它非常准确地概括了萧红一生最根本的情结。如果将萧红的一生及其创作凝结为一个字，那就是“恨”。萧红说，我就是看着“恶”长大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王大姑娘、姥爷家的女佣人五娘、被火烧死的逃兵刘大个子……后来，他们都走进了我的作品，是很自然的。我们活着，就是“生”和“死”。生，是锁。死，是锁里面的簧。

一部小说的主题与题材都有着作家自身的切身体会，带有很强的自叙色彩和自我言说的成分，这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一个显要的特征和重要的魅力。萧红说：“我的作品中，写得最差的，就是《马伯乐》。我自己翻着看，都觉得不像我写的，我自己没体会的事情，编不好。”的确，萧红的许多小说都写得很短，即使一些长篇，故事也写得很散，如同一些短篇的连缀，正像萧军所说的，都是一些生活的碎片和零星的感受。但它们都很凝重，凝重得与一个年轻的女作家不太相称。我曾经在呼兰河县萧红故居的一个屋子里，看到墙上挂着一幅萧红的照片，令人震撼的是这幅照片下面的文字说明：它以时间为序，用图表标出了萧红一生所走过的路线和所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太多了！对于一个只活了31岁的女作家来说，她反反复复走过的路太远了，去过的地方太多了，她太疲惫太悲哀了，而这些正是作家投入到作品中的蕴涵。在萧红小说那些短短的篇幅里面，凝结着的是作家的一生。在这里，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有关萧红的话，其实就是想说明，萧红的一生就是一篇经典性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懂得萧红，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情感、结构和意蕴。

总体来说，萧红的短篇小说远胜于其长篇小说，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短篇小说使不少有着皇皇巨著的作家更加熠熠生辉——在他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茅盾、巴金、老舍、钱钟书、丁玲等人都是如此。当然，也有一些作家本身就是以短篇小说而著称的，

如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许地山、废名等人。

短篇小说的短处在于“小”，但它的长处也在于“小”，在于以小见大。记得看过一则报道，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到了尾声，盟军占领了德国首都，柏林已成一片废墟，一位盟军战地记者在一个地下室找到一群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瑟瑟发抖的市民，他们茫然无助，几近绝望，等待着命运的裁决。然而，这位盟军记者突然发现，在这阴暗破烂的地下室，在这群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群中间，竟然放着一个用破炮弹壳做成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束鲜花。这位记者顿时惊呆了，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他撰写的报道，题目是德意志这个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从一个很小的细节看到一个民族的本质，新闻记者具有这样的职业敏感。同样，有些作家对生活的本质也有一种独特的敏感，并且表现得非常执著。孙犁就是一个这样的作家。他始终从那些最普通的农家妇女身上看到我们整个民族的本质特性，并且表现得那样细腻、敏感和执著。这种细腻、敏感和执著往往是他那些短篇小说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孙犁和赵树理等人一样，都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都关注并表现那些最普通的农民的命运，尤其是孙犁，在他的短篇小说当中，没有一个名见经传、顶天立地的人物，没有一场像模像样的战斗，从他笔下走来的是一个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但是孙犁的小说却写出了战争与人、战争与人性这样一个穿越时空的带有永恒意义的主题。正如《荷花淀》中的水生嫂们如果不是遇到那场惨烈而伟大的民族战争，那她们也许永远就在自己家的小院子里面养鸡、养鸭、编席子，伺候丈夫、公婆和孩子，多少代普通人家的劳动妇女都是这样生活的。然而，她们遇上了战争，她们那些多少年积淀下来的贤惠、温柔、坚韧、刚毅，以及这个民族惯有的那种通情达理、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胸怀都在战争中被激活了、升华了。作家没有保留地写出了她们遇到敌人时的紧张、害怕，她们与丈夫分别时的那种不情愿，她们争相去探望丈夫而又编出那些不成为理由的理由的害羞情态。然而正是在这些普通农家妇女身上，人们看到了战争的胜利，看到了

我们民族的不可战胜。孙犁的《荷花淀》和那些飘散着白洋淀荷花香气的短篇小说，使白洋淀、使中国的农村妇女成为一种美的象征，甚至成为我们整个民族人情美、人性美的象征。

孙犁作为一个解放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的写实精神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的作品又表现出一种无所不在的抒情色彩，他的每一笔客观描写几乎都蕴涵着一种情感，只不过是孙犁的抒情格外地讲究分寸和节制：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的怀里跳跃着。

……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这是《荷花淀》里一段典型的写实性的叙述文字，但是它充满着诗意，充满了美的情感，明月、女人、苇眉子、薄雾、微风、花香，这些意象和情景有一种令人沉醉的美，特别是在这种背景下，作者把女人编席子的场面形容成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真是有一种欲仙欲醉的味道。但是作家点到为止，就此打住，没有忘乎所以地超出农村生产劳动的情景范围，这是典型的孙犁式的写景抒情。再一个经典细节，当女人听说丈夫明天就要上前线，“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不震动不正常，震动太大也不正常，只能是手指微微震动一下，一切都是那样的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浑然天成。而这其中蕴涵的特定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既有夫妻之间的心灵交往，又有战争岁月人们的特定心情，这一切都在这

个动作中得以轻巧自如地完成。这也是最为人们称道的典型的孙犁式的抒情，他最擅长以平静的、客观的、细腻的描写来触动人们的情感，作家的描写愈是平静，人们心灵的回响就愈是强烈。

孙犁的小说是土生土长的，又是充满诗意的。孙犁的那些短篇常常被看作是小说、散文和诗的融合体。小说再短也是应该以故事情节为主要特色的，但孙犁的小说则没有完整的情节。他不重于写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通过日常生活画面展现时代风貌，着力表现战争年代普通民众的美好心灵、坚强品质和高尚情操。孙犁的小说、散文作品有一个鲜明的总主题，这就是反映中国农民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觉醒、成熟，挖掘农民内在心灵的“真善美的极致”，以单纯明净的笔致描画炮火硝烟中坚毅的精魂，并以此来歌颂新时代、新农村的诞生，也不过多揭露日常生活中复杂的矛盾，而是力求题材的朴素简单。如果说赵树理小说是平静水面下的激流漩涡，那么孙犁小说则流连于涟漪和浪花。孙犁小说的结构既严谨缜密，又轻巧灵活，他不注重故事的完整和情节的曲折离奇，常常出现一连串的生活画面，以散文的抒情笔法来结构小说，善于选择与人物性格相关的生活片断，灵活自如地加以穿插，使性格命运、生活片断和作者的理解、议论融为一体。随着人物情感的流动，结构上表现出活泼生动的特点。孙犁小说特意追求一种清新而悠远的散文诗一样的意境，于平淡之中见深远，朴素之中显浓重。小说往往用富于生活哲理的语句作为画龙点睛之笔，以平静的开头把读者引入心灵震颤的深处，而在结尾处又以淡泊而幽远的意境，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余地。绚丽多彩的乡情风景的描写，更增添了孙犁小说的这种美的诗意。不同于赵树理笔下承载着农民的厚道、土气的黄土地的粗犷，打破问题小说的沉重历史考察，孙犁笔下的风土人情更多洋溢着白洋淀的湖光芦影的灵动聪颖。孙犁小说的语言是散文诗一样的语言，蕴涵着浓厚的感情在其中，精心地加工提炼出质朴自然、单纯简洁的文学话语，那柔情似水的语言格调使作品充满了一种水波荡漾的抒情气氛。简洁凝练而又通达晓畅的文风，使孙